

講古

往事中国

新编

古春风楼琐记

(台) 高拜石 著

[第拾壹集]

混世魔王错赴鸿门宴

——冯玉祥与郭坚

刘神仙

——谈谈奇人刘尊古

盗墓将军

——孙殿英的生平

作家出版社

3

講古

往事中國

新編

古春風樓琐记

[第拾壹集]

(台) 高拜石 著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01-2002-505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古春风楼琐记.11/高拜石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5.10

ISBN 7-5063-3178-0

I. 新… II. 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00187号

新编古春风楼琐记(第拾壹集)

作者:(台)高拜石

责任编辑:王宝生 陈一铭

装帧设计: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250千

印张:12

插页:3

版次:2005年10月第1版

印次: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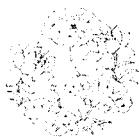
ISBN 7-5063-3178-0

定价:25.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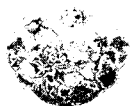
新编·古春风



楼琐记（十一）

目 录

军人大使——蒋作宾从事革命经过	1
山西才子“灶王”——革命奇人景定成	26
混世魔王错赴鸿门宴——冯玉祥与郭坚	65
中国石印第一局——徐愚斋与同文书局	82
小心“抓耙仔”——苏报案的一个替死鬼	86
慈善好老板——叶澄衷起家及捐资兴学	100
大总统就职记——共和政体之诞生	106
京剧群英录——燕云菊影记同光	108
刘神仙——谈谈奇人刘尊古	132
老残的悲运——袁世凯、世续仇陷刘鹗始末	139
徐青天办案——清末强项令徐次舟	169
不羁才——从厘金说到钱东平、金眉生	185
蒋中正的故乡——溪口	198
革命党在台湾——台湾兴中会元老杨心如	202
佳联大全——爱俪园楹语纪遗	206
两本书掀起满城风雨——义救康有为的一个县令	210
打得法国倒阁的老将——谈赵竹君所记冯子材事	223
都是灵芝惹的祸——左宗棠、郭嵩焘小故成大吝	232
皇上的家事管不得——从敦崇呈代请谥谈到吴可读	247



举世皆清我独浊——郭筠仙之外交识见	271
晚清父子档科学家——记徐雪村、徐仲虎父子	295
投机军人——石友三其人与其致死原因	300
小姑吟罢英雄老——彭玉麟暮年的萧瑟与孤愤	310
英帝国与香港——千锤百炼的东方之珠	328
盗墓将军——孙殿英的生平	343
小说无敌手——《十年回首》作者毕倚虹	369

军人大使

——蒋作宾从事革命经过

湖北蒋作宾先生，以逊清秀才，赴日学陆军，投身革命，共和初建，为第一任陆军次长，一九二一年，佐孙中山为大本营幕僚长。北伐时蒋作宾任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中年持节出使德、奥、日本，返国后综持内政，生平绩行，多有足述。抗战中，病歿渝都，年仅周甲，距今已二十餘年了。

蒋作宾先生，字雨岩，湖北应城人，生于清光绪十年甲申（公元一八八四年）三月四日，逝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年五十九。他童年游泮，科举废后，即在武昌文普学堂读书，自幼即留心史事，读明末《史可法致清摄政王多尔衮往来书》，每潸然泪下，种族革命思想，油然而生；更加当时女主当政，官吏庸顽，国势阽危，列强环伺，他在学堂里，与宋教仁、江浴岷同舍，每听到新军早上所吹号音，便如祖逖闻鸡一般，陡兴班超投笔之志。

宋教仁以革命事泄离校，蒋作宾亦东渡日本，学习陆军。这时，湖北省籍学生留日特多，如吴禄贞，戢翼翬、蓝天蔚、但焘、李书城、何成濬、孔庚、朱绶光、范熙绩、黄恺元、刘一清等，都是同校，并办有《湖北学生界》月刊，以世界知识及民族主义，作文字之宣传。



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孙中山先生从欧洲到日本,与黄克强先生等组创同盟会,革命声势大盛,蒋作宾和何成濬等数十人,均加入。他更结交学习陆军各同志,如河北之姜登选、陈之骥,山西之阎锡山、温寿泉,江西之李烈钧、彭程万,浙江之黄郛、黄凯威,湖南之赵恒惕、仇亮,福建王孝缜,四川尹昌衡等,计划毕业回国后,分途进行,以为革命准备,时称“革命本团”,成为同盟会之军人核心特别组织。

毕业归国后,作宾初任保定军官速成学校教官,旋分发于当时陆军部,任军制司之蒐简科科长,其时姜明经、何成濬等赴鄂,在军中从事散播革命思想;陈裕时、王孝缜、张华辅等赴桂筹办陆军学校,与蔡锷、方声涛等密取联络;张开儒等赴滇从事新军规划,赵康时等赴川投充新军官长。

留日陆军同志,一时分布各省,潜伏工作。

作宾在北京,总汇各省之消息,秘密通递,并相机布置同志。他趁着朝右主张编练新军的狂热,因以“整编军队,汰旧进新”之说,向部中首脑陈述,力主随时校阅,进用新人,汰除旧式武官,乘间代之以有革命思想的留日陆军同志。

其时军咨府一般臣僚如满人铁良等,正对袁世凯妒忌甚深,对蒋所提甚为嘉纳,一时所有小站培植之爪牙,督抚豢养之鹰犬,无不失势。雷震春、倪嗣冲、段芝贵先后参革,曹锟求保一品顶戴而休致,张彪、何宗莲亦正设法撤换,段祺瑞调赴江北做提督,陆军同志代兴,蒋更为寿勋、荫昌所信任,寅僚目为红人,却不知他是个革命党。

辛亥(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三二九广州之役”失败,南方革命豪俊,几同一烬。陆军部接粤督张鸣岐告变之电,蒋作宾读至“革匪围攻督署,正调兵围剿”及“罪首黄兴当场击毙”等句,拿着未译完的电纸,几于晕厥;司中科员同志数十

人，多激动至流泪。及接第二次来电，报告党人死者姓氏，知黄兴等并未遇难，才又私相庆慰。

秋间，清廷决定举行“永平大操”，陆军部主办此事，自然大忙。蒋作宾冷静地付着军中革命意识，积渐浓厚，再假以时日，充分准备，由军中同志各在岗位上同时发动，成了清一色的开国武力，岂不省事省力？

不料这时在汉口俄租界革命机关，给俄总领事侦知，向鄂督瑞澂密告，派兵起获三人，并搜去文书及军火。瑞澂张惶失措，把第八镇统制官叫来，当众厉声申斥，叫他按册捉拿革命党，于是人人自危。

党人虽以布置尚未达到预期计划，不拟仓遽发动，但因迫于情势，不得不分途策进，蔚成如火如荼之十月十日“武昌起义”。

其时秋操甫将毕事，瑞澂告急之电适到，清方军咨府开单奏请，特命荫昌督率第四镇全镇及第一混成协南下，以陆军部军务司长易乃谦为参谋长。

易派蒋作宾赴保定，发给南下各镇协子弹。作宾估料武汉方面革命军的火力脆弱，心生一计，在装运时，把炮弹列车列于第五十一列车。其时京汉路是单轨铁路，所以五十一列车，直到九月初一日始通过孝感；前方清军各炮队虽有山炮七十二尊，而实弹只有二十五个，南下清军被蒋作宾暗中扯了一腿，而武昌方面便多了若干准备，不致给清军一鼓荡毁。

当“滦州秋操”之际，第二十镇张绍曾所部里面，蒋作宾早和同志刘一清、石星川、邵保、范熙绩等，密有计划，随时可动，后当荫昌因在孝感喊着吃不消，清廷把他换了，叫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各军。

在冯国璋攻打汉口大智门之际，九月初八日，突然霹雳一声，张绍曾统制、蓝天蔚协统等，从滦州电促清廷立宪，要求削去皇族特权等等，倘清廷说半个不字，他们不客气就要“兵谏”。



同日，山西也来个独立，此时不特清廷大为震动，袁世凯也惊出一身冷汗来。这又是蒋作宾和陆军同志搞的“围魏求赵”之计。他是湖北人，恐武昌罹于兵燹固是事实，但他也确实确实是为了助长革命声势而努力。

当清廷派大员赴滦州宣抚时，蒋作宾、黄恺元、张华飞偕行，陈其采（藹士，陈其美之弟）因管理交通也正在滦州，他们几个同志遂共同商量着直捣幽燕，实行“首都革命”。但清廷早就怕这一着，急把京奉列车调集北京，又把吴禄贞调往石家庄，并发表为山西巡抚，虚示羁縻。

蒋作宾觉得事有可疑，因私自返京，侦听动静。

吴禄贞是北方革命的砥柱，清廷对他怀疑，虑其肘腋为患，久已暗令荫昌注意提防，良弼更知高官厚禄不足以羁縻意志坚定的革命党人，此人一日不除，北方时有倾覆之虞，更不要提到南方了，乃运动第六镇之一部，由石家庄进攻娘子关。

吴见此情急，赶往石家庄，制止所部异动，且单骑入娘子关，与阎锡山见面。清方见“抽薪之策”不行，乃决用“除根之计”。

蒋作宾到北京后，觐见良弼等憾吴极深，即遣何成濬、王孝缜到石家庄，劝其早就晋军所举的燕晋联军大都督，即不然亦必留晋，免被暗算。但何、王二人到京汉路西站，买不到车票，正拟设法赶路，而吴为所部十二协协统周福麟杀害的消息，已传到北京；并获悉同志张华飞、周维桢，也同遭杀害。

血光一起，清方对留日陆军出身的都放心不下，北京城布满杀机。蒋作宾遂分遣同志潜赴各省，他自己也不再留京活动，因再赴滦州见张绍曾。

在车站碰到张，这位新受命的南方宣抚大臣，方拟入京请训，蒋把北京情形详细地告诉了，并说：“敬舆（张绍曾字）大哥，你这么一去，不是飞天蜈蚣，闯进天门阵了吗？”

这张绍曾原是个没把握的人，给这么一说，心里一动，便不

去了，声言誓干到底。并请作宾和刘一清，草拟进攻北京计划，二人便在张之野外司令部内，昼夜赶拟，布置大略就绪。他们的计划是：

- 一、联合晋军，三路指向北京；
- 二、截断京奉、津浦两路交通，破坏京汉铁道；
- 三、派王孝缜赴鄂和黎元洪联络。

张绍曾这时却碰见一个算命的铁口先生，硬说他命中注定有血光之灾，不可妄动；这一惊，惊得把既定计划动摇了。

第二十镇中旗籍人员，见张统制去而复返，司令部里几个客人，又是神秘异常，鼓噪包围，要对作宾等人不利。幸得同志石星川标统带兵把这些人驱散，才得脱险。这班顽倔的旗人，仍不甘休，又再于夜间密图行刺；总算防范得法，未遭暗算，但已不可复留了。

第二天起个早，他们与张绍曾匆匆别了，策骑前往奉天，打算与蓝天蔚见面，在东北独立。刚走到山海关，消息传来，蓝天蔚已失败，只好折回天津，纠合军中同志，同赴武昌前线，为黎元洪助阵，与清军作战。

辗转到了武昌，适逢汉阳战事不利，黄克强（兴）已赴南京。作宾等一行，到都督府，只见黎元洪拖着厚重之躯，声泪俱下地哭得好不伤心。他大喝一声，说道：“胜败乃兵家之常，革命军不能一定是战无不胜，汉口、汉阳均失，还有武昌可守，纵令再失，还有其他地区，岂是婆婆妈妈的一把鼻涕、一把泪所能却敌的！”

黎元洪等给这一喝，才收了泪，苦着脸道：“那么，就请各位快快想个办法……”

这一时期正是武汉革命势力挫弱，袁世凯爪牙气焰嚣张的时期；赖有九江等处先后宣告独立，才勉强保持了平衡局势。蒋作宾估量敌我形势，认为袁世凯倘不南来视师，这人绝不是曾、左



第二；蔡廷干、刘承恩在汉口托英领事向黎诱和，一时绝不至于有重兵来压。因向黎元洪诸人说：“我留王勇公（孝缜）在此，望大家苦守一星期，我一定请到大军，重整声威，和清军决一胜负。”

黎元洪一迭连声地说：“好，好，王勇公在这里就好。来来来，我们大家共同筹个防守之策。”

泥菩萨吃下定神丸，才又恹恹动神流了。

蒋作宾冒着风雪，偕同刘燮元、程守箴渡江赴九江。昏沉夜色里，巴掌大的鹅毛飞雪，不断地飘满船舷，刘燮元半途里失足落水，作宾推篷而起，急忙拯救，两人都弄得雪水淋漓，相视而笑。好不容易到了九江，才与蒋君羊、刘世均等会晤。

蒋、刘为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出身，和作宾分为师生，浔地初复，因推他为参谋长，筹划一切。他一心要践援鄂诺言，因此第一步计划，即派遣刘懋政、冯嗣洪两部，出兵广济、黄冈，以牵制冯国璋左翼，迫其渐次下移，和缓武昌攻势。先声所至，果然冯在武穴田家镇的兵力，即纷向下游移防，三镇复安。

他参综军幄，恩威并施，各军就范，进一步遂谋江西局面之统一。

当时，江西一省，鹅鹳成军，都督就有好几个，马毓宝、彭程万、胡谦、刘槐森皆各据一方，袁州、赣州亦各有军政分府，发号施令，民心惊疑。作宾以事权不统一，不能集中力量对付敌人，因往来电商，责以大义。他主张推李烈钧回赣，统一省局，那时李正率浔军援鄂，因电请回师，在李未返前，由马毓宝先到南昌主持。他这一主张，在各方的赞同下，江西遂告统一。

十月十八日，江浙联军驱走张勋时，南京遂归革命军掌握，各省代表正筹备临时政府之成立。黄克强在上海，一日数电，促作宾东下，帮同筹划进行政府之组织。他以鄂、赣已告稳定，建国事大，因于十二月中旬至沪，迨中山先生返抵南京，临时政府

遂于公元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成立，建号改元，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黄克强出任陆军部总长，作宾为次长。

于时和议未成，袁世凯手下两大将：张勋尚负隅徐州，段祺瑞亦覬伺武汉，这样浮动的局势下，维持治安，筹措粮饷，陆军部比任何一部为忙，而库藏罄空，各省财政支绌万分，他和陈其美、黄郛诸氏充分合作，在上海最先行用军用票，才从容解决了困难，为黄总长得力助手。

中山先生原抱有彻底革命的决心，就职后，曾积极布置北伐军事，但他是个极民主的政治家，处处尊重多数人的意见，而那时一些人的意见，多是“利用袁则事半而功可倍”的浅识，故不得已才有“袁若表示赞成共和，当以大位相让”的表示。

在此时期，袁不顾中止和议；一方以武力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又挟革命党声势凌迫孤儿寡妇，以遂僭窃的企图。蒋作宾在北方很久，对袁及其爪牙的伎俩，知之甚深，他认为袁如得逞所欲，欲求这种人弼赞共和，何异与虎谋皮？吾党同志在千辛百苦下创建民主政体，若无强劲的实力为后盾，势将给野心家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他主张应树立三点政策，即以南京、武汉、北京这三个点，由真正革命武力确实据守，作为共和的保障，否则无以杜僭窃者的野心。

他把这三点政策，向孙大总统和黄总长，切实力陈，均为两位革命导师所采纳，因就南京编练第八师，以陈之骥为师长，陈裕时、黄恺元为旅长，团、营级以次，均遴选陆军革命同志充任，如张华辅、李凌、袁华选等，并改编其他部队，使逐渐党化；同时收容保定军校学生，成立南京军官学校，培植将才。

他这一计划，在南京一点，已具规模，陈之骥所统第八师，日本人亦惊其训练认真，即如粤军姚雨平及江浙联军以及淮军陈



幹等众，经作宾改编后，一战于固镇，再战于南宿州，把辫子军从徐州迫逃济南，这是革命军武力非不可用的明证。

他又亲往武昌，和黎宋卿（元洪）面谈，陈述武汉对大局举足轻重的真实性，请黎与南京切实联络，多用革命同志，改练新军，与赣、皖、苏、浙联成一线，配合粤、闽、湘、桂、川、滇、黔各省政权，大可为有。可惜这貌为厚重、实为庸懦的黎，没有照他的意思做，使他感到虚此一行。

和议成立后，中山先生不欲失信而实行让位，南京临时政府一班同志，多表示辞退，作宾辞意尤坚。但中山、克强两先生，促他偕同唐绍仪北上，相机实行北京之第二点计划。他遂续任陆军部次长，而总长则为北洋之虎的段祺瑞。

段之刚愎，加以袁对党人的忮忌，布置严密，视他如眼中钉。袁屡次要以明升暗抑的手段，请他改任农商总长，三番两次均为国会中革命党籍议员洞悉其心计而予以否决。

但第二点计划，因袁、段提防周密而无从着手，可是因袁、段之用心，也提高了他的警觉。他发现袁之阴谋，是诱黎入彀，而孤立南京，处处做圈套，时时设陷阱，待机即发。因此蒋作宾特地派陈乾前往赣、皖各省，密告李烈钧、柏文蔚诸人，少说话多行事，切实团结，检练军队，不可轻举妄动，反坠袁的狡计。

革命党癸丑（一九一三年）失败，证实了蒋作宾对袁阴谋判断的正确。黎元洪因张振武一案，落到袁的网罟，给他牵着鼻子走，武汉这一点，站不住了；南京一点，为袁处心积虑所必击破。依次则及皖、赣，陈之骥之第八师及其他经过改编的部队，在冯国璋、张勋表演“取金陵”一役，均断送个干净。三点计划，破坏无余，造成了军阀横行，荼毒中国的十馀年祸害；他每提起，辄引为憾事。

袁世凯志得意满之余，在北京解散国会，迫害党人，对蒋作宾却抓不到把柄，故辣手无施，但密切注视其行动而已。作

宾随班进退，而跋蹶为难（进退两难），只好细心提防，明哲保身。但在洪宪开锣的前夕，段祺瑞自称宿疾未瘳（chōu，病愈），被袁安置在西山，蒋作宾却也同样以养病为由，送往西山软禁了好几个月。

直到一九一六年六月初，袁皇帝病入膏肓，才在病榻上派人把他请了回来，泛着惨白无神的眼，表示病将不起，内外险象环生，一着之差，弄得满盘俱错，希望约黎黄陂（元洪）一见，以国事相托。

——这差事原先是拟叫段祺瑞的，因段瞧黎不起，所以才想到蒋作宾。

蒋出来后，便去访黎，把袁所说的转述。

黎沉下脸色说道：“什么话，他到了今天还想骗人？”

袁世凯弥留时，榻前仅有四个人，一段祺瑞，二王士珍，三张镇芳，四徐世昌。徐到得最后，主张请法国医生来注射一针，袁神识略略一振，徐向袁的耳旁，问他有何吩咐，袁于昏迷状态中，刚吐出“约法”二字，喉咙里“咕噜”一声，便翻着眼珠儿去了。

四人干号了几声，便退了出来。

不久，大家在春藕斋聚议，诸人又向徐表示“相国（指徐世昌）身负重望，请主持大计”的意思，徐说：“现在南方独立，收拾时局第一，依《约法》推黎黄陂继任，似乎妥当点。”

徐以“北洋派”自命，这话的意思很明白，以黎继任是顺理成章的，让他来收拾残局，免得北洋派处于炉火之上。

黎这人是笼中物，不怕他逃出北洋派的掌握，怕只怕手握北洋实权的段，有“自为”之意，所以又补了一句：“这不过是我们北洋派立场着想，最好还是请教总理的高见。”

大家望着老段，段停疑了一下说：“我没有意见，相国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这时外边盛传北洋要举段或徐继袁，黎叫副官唐冰如打电话给作宾，询问外边情形。正通话间，有人来说，段派人请张国淦到国



务院商量的，黎因在电话里说：“现在他们请乾若（张国淦字）去了，雨岩，你还得听、看还有什么消息。”

六日下午，《公报》发表由黎继位，段祺瑞拟好通电，有“东海（指徐世昌）众望所归，然《约法》规定，当由副总统继任”等语。

蒋适在段处，因劝把这几句删去，并言黎固优柔寡断，三年易过，如彼此开诚，划清权责，刷新军政，纳民轨物，第二任大总统非公莫属。

段顾左右而言他，但电文则从蒋言删去。

段阁以作宾为参谋本部次长。其时国会恢复，党人恢复自由，国内属望甚殷；但庸懦之黎，与刚愎之段，久不相能。偏是这两个人耳皮都软，各受左右策士包围。

张镇芳时在总统府任职，此人为段所最看不起，他向黎放了一把野火：“老段对继任问题有偏见，是东海说服了他；这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

黎记在心里，当府院争端一起，黎曾想拉拢老徐，以代咄咄逼人的段。徐在北洋系中，素有“老滑头”之称，再则自命功名底班不错，怎肯移船就岸？以此，段对黎益不相容，嗾使“督军团”反黎，伪许复辟，愚昧的张大辫贸然入彀，段复与研究系合作，在马厂誓师讨张，重揽政权。

蒋作宾一一看在眼里，颇为齿冷，更以张勋等人侮黎太甚，遂抱不平，冒险入府，挟黎出险，同赴天津。及段返抵北京，派汤化龙晤作宾，挽他返京。他看局面演变至此，北方革命时机渺茫至极，决定离北他往，遂当着汤化龙说：“老兄替合肥（指段祺瑞）来挽留我，我却劝老兄早离这是非之地，免卷入漩涡。”

这位研究系要角，不悟作宾说话的含意，还深深相信可资利用，竟归就内政部总长，并助段解散国会，种下后来杀身之祸。

蒋氏谈起，还深为叹惜。

当中山先生率海军南下护法之际，作宾到上海，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请赴欧美考察。到美时，各地华侨同志，对之甚表欢迎，他也向侨胞们报告国内状况，并请侨胞同志们出力出钱，赞助革命。

一九一八年秋，大战结束，他趁这机会遍游各战场及东欧、巴尔干、土、希各地。年底返国，径赴广州，把国际形势趋向以及未来问题，向中山先生详细报告。

他以军阀专政为国民革命最大障碍物，军阀不倒，护法也是白费力气。时湖北督军王占元，纵兵虐民。鄂省为规取中原之中心，更是他一向所主张三点计划之一点，取得武汉，以与两广作桴鼓之应，乃有可为。

因此高唱“倒王救鄂”，号召两湖同志，和何成濬、孔庚、夏斗寅诸人，秘密筹划，并与湖南之赵恒惕、鲁涤平、宋鹤庚等，密切结合。一九二一年夏间，驱王之役，被推为湖北省总监，主持军事，蒲圻一战，王占元所部，如汤沃雪。后因河南的吴佩孚受命北廷，打着两湖巡阅使的旗号，诱惑湘军，趁机取鄂，事遂无成，功亏一篑。

秋间，作宾与孔庚赴粤，面谒孙大总统报告讨王经过。时中山先生正决定率师赴桂，进行北伐，组织大本营，即任蒋作宾为幕僚长，积极筹划出兵。他受命后，即于是年冬天，在桂林秣马厉兵，准备进发，探知吴佩孚又遣密使梁士诒、孔殷向陈炯明煽惑勾结，他为了此事，和孔庚二人，向陈百端劝喻，无如这陈炯明生心已久，始终执迷不悟。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八日，大本营会商北伐作战计划，决定以湖北为第一攻取目标，江西为第二攻取目标，并商定出师日期，并决将大本营移设韶关。

二月三日，中山先生下动员令，以李烈钧攻江西、许崇智出湖南。

旋以湘省方面阻挠大军过境，而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



铿，突在广州遇刺身死，中山先生震悼，左右均主先回师广州；四月八日，下令班师回粤。大军顺流东下，师次梧州，中山先生犹囑作宾电促陈炯明觉悟，而陈始终执迷不悛（quān，悔改，停止），中山先生本拟把陈免去本兼各职，经作宾等劝请先免其内政部长、广东省长及陆军总司令三职，仍留其陆军部长职，以待自省，并由蒋中正率军进肇庆。

四月二十三日，北伐军抵三水，陈炯明进惠州。五月六日，中山先生亲率各军至韶关，设大本营于旧镇署，由蒋作宾与同僚们详密拟订出兵方案。

这时前方主将为许崇智、李烈钧、黄大伟诸人，而统帅为大元帅，不能亲到前方指挥，有了详密的时、日、地点、兵力、步骤之计划，得收合作齐进之效。果屡战屡胜，已攻下赣州，正向吉安前进，而因六月十六日，陈炯明逆谋显露，炮轰总统府，前敌遂不得不停止前进。

原来，陈炯明遁走惠州后，嗾使其部将叶举扰乱后方，要求恢复陈之粤军总司令及省长职，更日向财政部长廖仲恺闹饷。仲恺受逼，请中山先生回广州镇慑，当时许多人均以陈炯明叛谋渐露为言，劝阻勿赴，中山先生说：“我不怕他们。”

遂于六月一日带了卫队回驻观音山总统府。十六日拂晓，叶举竟派兵围攻，中山先生从容脱险，登楚豫舰，旋迁永丰舰，开始五十七日之广州蒙难生活。

消息传到韶关，各军徐徐后撤，蒋作宾殿后，给土匪出身的杨坤如部队围住，几难脱身；幸而他素来机警，设法脱出，间道到粤，探取叛军动静，又被叶举侦知，派兵围捕，他已登上开往香港渡船，才免遭毒手。到黄埔时，登永丰舰，谒见中山先生，请示方略，中山先生叫他赶赴上海，与何丰林、卢永祥取得联系，以牵制直系军阀与陈炯明勾结之局。

北方直奉之战，曹、吴击败了奉系与安福系，在南则“三角